

第十九回 廉縣令因公留壯士 賢操江為國舉英才

卻說劉雲見殷勇豪傑氣概，心中甚喜，一力勸他圖取功名，兩人杯酒談心，情投意合，正是“歡娛夜短”，不覺雞聲三唱，天漸黎明。劉雲即著家人在鎮上僱兩乘小轎，好同往縣中。殷勇道：“我須去與兄弟說一聲再走。”劉雲道：“何不就請到船上來？”殷勇道：“他初次出門，年輕未諳，且叫他在店家暫住。”說畢，上岸回到周家，見殷富正要上船來接。殷勇道：“兄弟不知，原來這船上的客官卻是我結義哥哥劉雲的胞兄，他從任上丁艱回家，不想在這裏遇著，兄弟且在此暫住兩日，我同他到縣裏走一遭就回來的。”殷富道：“哥哥去去就回，省得父親在家盼望。”這時周店主也來說道：“恭喜殷大哥！幹了這樁大事，我們合鎮的人無不感激，還要公分相謝。”殷勇道：“煩周大哥轉致眾位不必費心，我不過偶然相救，豈望酬謝？不想如今倒絆住了身子，兄弟在此還要打攪一天，明日一並相謝。”周主人道：“正要奉酬，怎說‘打攪’二字？”

當下殷勇別了店主來到船上，轎已僱就。劉雲取了一套衣與殷勇更換，道：“賢弟見了縣尊，祇說我與你是兩姨表弟兄就是了。”殷勇笑諾，就一同起身赴縣。船中留一個家人看，一個僱牲口跟隨同往。

行到半路，早見一個公差迎來，到得轎前看見劉雲模樣，便問：“轎中可是劉老爺？”跟隨的家人答道：“正是。”那人連忙走到轎前打一跪，齎帖稟道：“本官差役請老爺到署說話。”劉雲伸手道：“起來，有勞你遠走一程。我們正要去見你老爺。”因吩咐轎夫緩緩而行，便於問話。這來役道：“小的已見過老爺，還要去邀那拿盜的客人到縣，本官要見面問話，並留他暫住，候詳明上司，支庫銀旌賞。”劉雲道：“如此說，你不須遠去，後面轎內就是拿盜之人。”來役道：“卻是造化小的，省走了許多路。”劉雲因問：“你老爺貴姓？是那裏人氏？這事如何辦理？”來役答道：“本官是浙江杭州府仁和縣人，兩榜出身，清廉正直。這地方盜賊，是本官第一嚴緊的。昨夜五鼓聽得通報，即刻坐堂審了口供，將三個強盜收監，即差四班頭役分頭去拿夥黨，因差小的來請老爺。”劉雲道：“難得你老爺如此用心。”來役道：“不瞞老爺說，如今這沿江地方盜賊甚多，鄰縣也曾有人拿獲了賊盜的，及解到衙門，多被官府冒了功去，因此人心不服。小的本官卻不是那樣人，是最秉公的。”一路說著話，已進了縣城。

將到衙前，這來役先跑去通稟。進得頭門，儀門早開。轎子纔進儀門，早聽得裏邊點響。這成縣尊已迎出堂來，兩人即便下轎。成公見他二人一般素服，遂一同打恭讓進內衙。劉雲先與成公敘過同寅禮，即指著殷勇道：“這是舍表弟，因契闊多年，驟難認知，及敘起方知，不料在此處相逢，又救了弟一場大禍。”成公道：“昨夜鄉地等來報，祇說是一位過路客商，不想卻是令表弟，一發難得。”隨施禮就坐。成公道：“殷兄才勇過人，自然是武庫名賢了。”劉雲道：“舍表弟以家計之累，隨叔貿易，未能進取功名。”成公道：“殷兄豪傑之士，豈可久屈商賈？此時正是用人之際，以如此膽勇，何愁不見功立業？今與弟境內除此大害，自當一力保舉。祇恐殷兄不屑小就，但建功立業也須由卑而陞。”因對劉雲道：“小弟昨夜接著尊刺，即刻問供，已將同夥招出，尚有逃者十名，內有幾名籍隸鄰封。據那小張三供招，係是鄰境甚麼青草蛇江六糾合來的。因連夜備了移文，差役即刻前往知會，協同拿捉，限兩日內回話。在本境的限今日午堂帶到，倘不能齊獲，當先將現在盜犯定擬招解。今欲先具一通稟，聲明事主並拿盜之人不能久候緣由，然後由府招解上去。此是立決之犯，十天內便可先結。敢屈二位在敝署相敘數天，俟招解轉時，方可尊便。不然上臺若要見二位時，弟亦不敢擅主。”劉雲道：“老寅翁所見周詳，敢不從命？舍表弟倘蒙薦舉，自當報效。”三人茶罷，就請到書房。早飯畢，彼此談論江晉兩省的民風土俗。

敘話間，見外邊傳榔來報：“昨夜被打落水身死，不知姓名盜犯一名，尸首現今飄起。”成公即細問殷勇昨夜如何拿捉情形，明日好敘親供附卷。殷勇道：“是夜聞聲往救，見船上、岸上共有十數個強盜明火執仗，因縱身上船，鎗打腳踢兩盜下水，當就水中拿住一個，這一個不知死活。祇須押著一盜前去看驗，他自然認識。”成公道：“是。”即刻委了典史帶同捕快，押著小張三前去看驗明白回話。

當日將及午時，又拿到逸盜四名：洪三、馬大、李標、刁積四名。少刻，典史回來稟明，驗得該盜肩脊打折，落水身死。據小張三認識，係是青草蛇江六。當下成公即刻坐堂審問，四盜招供畫一，著牢固監禁，隨取具岸鄰證見、鄉地人等，實係強盜甘結，祇等鄰封人犯拿到即便招解；又吩咐地方將江六尸首掩埋亂塚，發放畢，退堂與劉雲敘述。劉雲見成公辦事英決，甚為欽敬，午飯後即欲告辭回船等候。成公執意不肯，道：“天各一方，幸得相敘，正要借此領教數天，豈可言別？且有事相商往返亦覺不便。”劉雲見成公如此用情，因吩咐昨夜來的這個家人回船看守，並吩咐送食物到店中去與二相公用，家人領命而去。

此時，成公即取出稟稿請劉雲觀看，上面先敘獲盜情由，後面極敘殷勇人品膽勇，並仰體各憲愛惜人材至意，不敢不敘功保舉，並聲明事主不能等候，因取親供附卷代質，俟拿獲鄰境逸盜即日招解緣由備細敘述。劉雲看罷道：“簡切詳明，不能增減一字。舍表弟承老寅翁抬愛，倘得進步，不但身受者終身感戴，即弟亦拜惠不淺。”成公道：“這也是因公起見，非弟私意。”是夜賓主三人飲酒談心，情甚相洽。

次日一早，將各憲稟帖先發。是晚，差往鄰封人役俱回，帶有回文。成公拆看，卻是移覆：“盜犯江六係是孤身並無妻小，又無一定住居，現今在逃。其餘逸盜因江六未獲，不知姓名住址，無從查拿。俟拿獲江六到案，即嚴刑究出同夥，拿獲另解”云云。原來這江六就是謀害殷勇母親的混江鯪江七的哥子。他弟兄幾個都是盜賊，先防事發株連，故四散分居，蹤跡莫定，且又勾連倭寇趙天王，暗喫海俸，作內地奸細，一發肆惡無忌。卻不道天理難容，這江六已先在殷勇鐵鎗之下。那江二、江四早已去投奔汪直做了頭目。他娘已死。這江五、江七知道江六事發，恐有連累，帶了郎氏，三人扮作洋客，連夜投奔倭首趙天王去了。這是後話慢提。

當時成公看回文對劉雲道：“眼見江六已死，無從追究。”劉雲道：“死了江六，卻是那幾個的造化。”當晚成公吩咐刑書照供敘稿，以上船者為首、在岸者為從，首盜江六已死勿論。又與劉、殷二人各敘了一紙親供附卷，連夜備成文案。次日早堂，遴選幹役二十名，委典史押解這七名大盜赴應天府來。

原來由縣到省水陸祇有數十里，半日便到。且不說這邊成公款待劉、殷二位，且說該典史押解這干盜犯到府，當晚收監。這府尊已見過通稟，備知細底，即於次日早堂復審各盜口供，與原詳畫一，當即備文轉解按察司衙門，並一面申報巡道。

且說這南直操江察院原與總制同駐應天省城，其時因倭寇肆擾太倉、蘇、松一帶，地方制憲請旨，移駐蘇州府。省城限有鎮江

駐節。這操江察院姓程雙名宏達，原籍河南，係現任東閣大學士程公子，為官風厲，品望非常。這日看了江浦縣的通稟，因想這一人能擒數盜，必有非常技勇，因即令僉牌行縣飭知：“事主既係丁艱職官，取有親供，不必到案。該員表親殷勇，著即日送轅驗看，毋違。”

這日成公接著憲牌，知是大憲美意，不敢怠慢，隨差家人送殷勇到省。其時正值本府轉解到司，遂先在司前聽候。這日臬司晚堂審理此案，先叫一千鄰證鄉地保等問過情形，即傳殷勇看問。這臬憲見了殷勇一表人材心下甚喜，因問了這獲盜始末情由，笑道：“原來你就是本省人，如何與劉知縣又是表親？”殷勇回說：“原是兩姨弟兄，祇因隔了省分，雖知道他在山西做官，卻多年不會，一時不能認識，及至說起纔知。”臬憲道：“這也難得。”因獎賞了幾句道：“此番送你到院，必有遭際。”殷勇謝了出來，隨帶各盜逐一問供，俱與原詳無異，發下收監。

次日，由司解院。這是欽差衙門，非同小可，三通吹打，放炮開門。官吏人等整肅伺候聽得裏邊排衙點鼓陞座，巡捕官傳出，先帶鄰證地保等，問了出來，隨傳殷勇進去。程公在座看殷勇時，生得七尺以上身材，二十上下年紀，豹頭燕頤，一貌堂堂，心中大喜。暗想：若非此人，那得力獲數盜？因和顏霽色細細問了一番。殷勇聲如洪鐘，朗朗答應。程公道：“你雖與劉知縣是姨表弟兄，但你籍隸丹徒，本院如今保舉你做一個把總，俟有功之日再行陞賞，你意下如何？”殷勇叩謝道：“這是大老爺恩典栽培，怎敢有違？”程公道：“你且在此暫候，待本院移會制憲公同錄用。”殷勇因稟道：“蒙大老爺宏恩，即當在此伺候。祇為家中有老年叔孀不知此事，求大老爺給假半月，回家稟明，即到轅伺候。”程公道：“這卻應當，准你半月，不可過限。”又道：“你且等候，本院給你一角牌文帶回江浦縣，在該縣庫中取給官賞銀三百兩，准於公項報銷。”殷勇稟道：“已蒙大老爺洪恩超拔，不敢再領賞銀。乞留縣庫，另賞有功。”程公道：“這是你分內應得，正好拿去辦理軍裝，不必推卻。”殷勇叩謝了出來，祇聽裏邊雷聲一般喝帶首盜。小張三，馬大等逐一推問，悉照原供無異，即日發回臬司，仍飭各縣鎮密緝盜五名，務獲解報，一面關移總制不提。

且說這殷勇出來，地鄰人等都來道喜。少刻，這些傳宣、巡捕、聽事，旂牌等官都來識認殷勇，各各道喜甚是熱鬧。過了一回，祇見內巡捕齎了一角公文出來，交給殷勇帶回江浦縣當堂開拆。殷勇謝過差官，領了牌文，隨同一行地鄰人等回江浦縣來。此時成公的家人早已趕回縣衙通報一切。

次日辰牌時分，殷勇到了縣前，人役即忙通報。成公一直接出堂來，十分歡喜，攜手而進。正是：

一朝龍虎風雲會，方顯英雄志量高。

不知殷勇如何回家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鏡湖原是老幕，聞辦理大案，所保全者甚多，老年積有，三郎君都聰穎過人，可云為善之報，篇中簡切詳明，是他本領，由縣至操江，寫得諸人無一不好，俱為殷勇出色。劉雲認殷勇作舍親，附記一笑話：有甲乙同行，凡遇顯者，甲便趨避。乙問其故，答：係舍親，恐致不便。屢次皆然，乙已鄙厭。適過一丐者，乙便拱揖問好，甲驚問其由，亦答係舍親。甲云：你何以認丐者作親？答云：好的都被你占去了呢！今劉雲之認殷勇，其亦甲之流歟非耶？一笑。